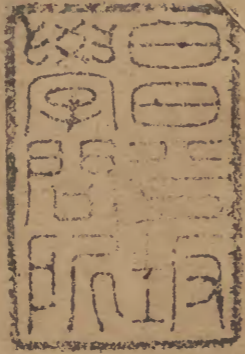


臣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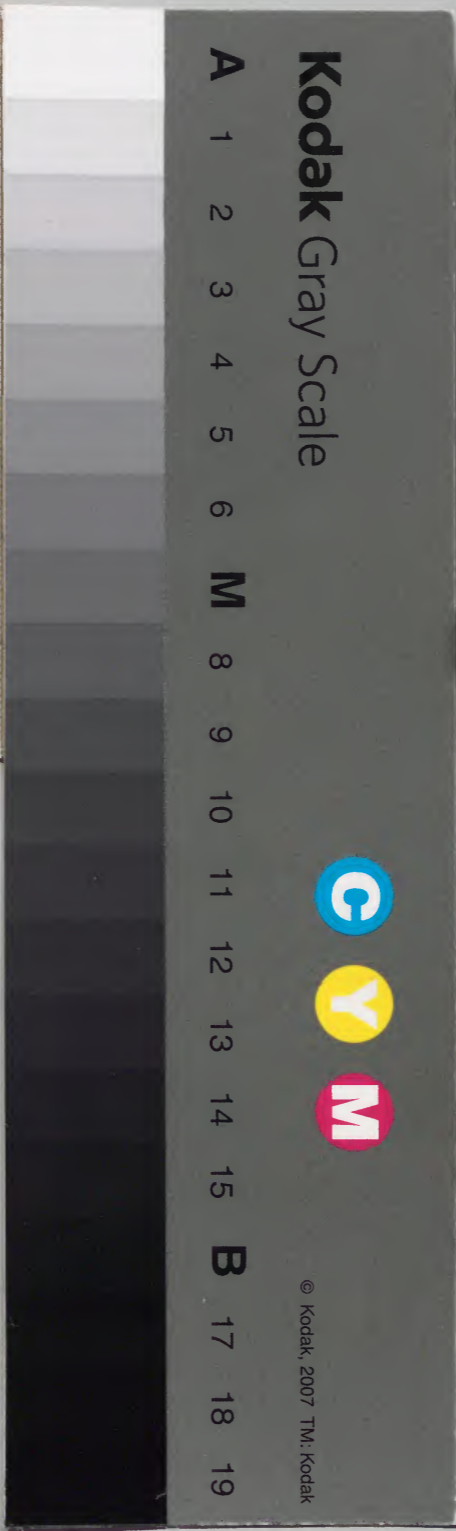
九十



漢書門類			
二八八五	九二函	九架	一册

内閣文庫			
二八八五	九二函	九架	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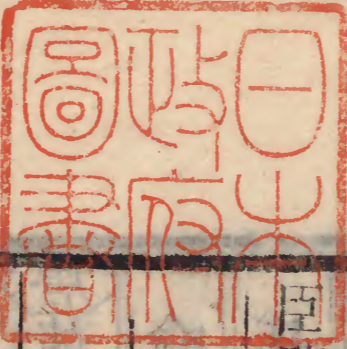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85
冊數	10 (6)
函號	299 141



糊等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text.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The table structure is as follows: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a small mark near the bottom center.



臣鑒錄卷九

淺草文庫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勸部第三十七

愛養事實十三條
格言四則

事實

漢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
罪城南有盜劫人北有婦殺子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
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

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皆名之為賈曰此賈父所生也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民苦役生男多不肯育濬嚴其例寬其徭課產育者皆與休復及發兵伐吳先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州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計其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於朝遂著為令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唯務德化先是以男女質錢約子本相當則沒為奴婢宗元與民設法悉令贖歸衡湘以南民皆懷其德

韋溫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宋劉敞知揚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歲久陂壞漕運亦未嘗賴之久而為豪族所占田主屢訴不獲敞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復得授田不至饑餒

富鄭公與歐陽公書云某在青州作得一實頭事全活數
萬人大勝於二十四考在中書也
王僕射爲譙幕時因按逃田見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乃
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耕具牛種朝廷皆從之一夕
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綠衣童子送之曰汝
本無子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特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
一男王累官至宰相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牒
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民有進

稅若干不能償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
所製不售非敢負也軾曰始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
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
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歎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
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
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

明顧雲程由淳安調嘉興歲大稔穀賤不售故事征賦以十
月始雲程緩至歲盡猶不徵部使者怪之次年正月雲程

集耆老問曰穀價視冬時幾何曰石益一錄矣雲程曰若是趣完賦耆老曰諾五日而入四萬金部使者大驚曰他邑征三閱月未上公何以得此於民哉

温州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温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乞曉諭嚴禁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自後民間婚嫁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鄰里舉首戍邊

雍泰令吳縣多善政擢御史巡鹽兩淮竈戶貧而無室者二千入比及次年俱與完室巡撫宣府士民無室者援准

例來訴復完聚千人

格言

司馬温公曰草妨步則難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朱文公與進士劉如愚有社倉法夫常平之法惟官可以行之至社倉之設則隨地隨人可行也大約開倉賑粥勸募等事止可救老弱之貧民興工補葺宴遊等事止可救工作之貧民至於中等顧恤體面之輩則又坐而待斃矣且周恤多在城市而鄉村僻壤不能多及也唯此法一行庶幾其有濟

乎然此亦平時預辦方可苟大饑猝至則又在酌量於開倉
 救貧興工備力中通融變化之矣凡為鄉紳富民可忍視本
 方之寒士中人束手餓死而不為之拯救哉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厭少他不
 得即此便是立命
 薛文清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
 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
 者多矣

臣鑒錄卷九

勸部第三十八

綏徠

事實十八條
格言三則

宋事實

漢鄧禹字仲聲事光武為將軍時赤眉所過殘掠禹行師有

紀律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
 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嘗曰吾將百萬之眾時時注念未敢妄殺一人天
 道好還後世必有興者其後子孫屢世貴寵封公侯者三
 十大將軍以下十六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

人其州郡牧守不可勝數孫女和帝后曾孫女桓帝后顏
茂猷曰得福之盛至是驚人矣夫將之所貴多殺者以立
威取勝耳而禹以念念不殺遂得元功由此觀之凡人苟
能念念是善則亦何官何事何時而不可積德也哉
馬援攻五溪蠻援卒於軍軍士疫死大半蠻亦饑困監軍
宋均與諸將議曰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
乃矯制詔諭羣蠻降之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光武帝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梁冀怨張綱時值張嬰據亂廣陵十年未平乃出綱爲廣

陵守綱單車詣嬰壘門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
致公等懷憤相聚然公所爲實非義也主上欲以文德服
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負固不服荆揚兗豫
大兵雲合血嗣俱絕矣利害公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
愚民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
嬰等更生之辰卽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
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人情帖然
荆州盜起以李固爲刺史固到赦寇前罪與之更始賊帥
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悉平徙泰山太守

亦以恩信招徠賊皆弭散治為天下第一徵拜將作大匠
南南宋高祖劉裕拔燕廣固忿其久不下欲盡阬之韓範諫
曰此皆我之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
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
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阻堅城上
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我士卒必多自有
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
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於是高墻深塹以困之龕嬰
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

唐柳公綽為御史中丞會五溪蠻作亂公綽提兵鎮武岡蠻
望風倒戈一夕請降者以萬計柳宗元有武岡銘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為書射城中遣其將
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
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
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誅元惡他人
無預也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
出降賊平

高仁厚既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

之日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
共食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檻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
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廩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
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鍵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
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宋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漏征江南
時軍中所須曹武惠倉卒有索皆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
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動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料陶

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器如數給之他率類
此征交州時士卒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
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
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
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飛檄諭
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降詔
褒之曰

欽宗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宗澤不可及以爲
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

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
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
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岳飛討太盜彭友於虔城賊潰皆降初帝以隆祐太后震
驚之故密諭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
人感其德繪像祠之

元赤瞻思丁回回人仕元爲平章政事行省雲南時薩繫司
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瞻曰吾非憂出征憂汝曹冒
鋒刃又憂劫奪平民不聊生耳次羅盤城三日不降諸將

請攻之瞻不可使以理論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瞻不
可俄而有乘城進攻者瞻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
曰天子命我安撫未命殺戮無主將命而擅攻法當誅命
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
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
西南諸國翕然欵附卒年六十九雲南百姓巷哭交趾高
麗遣使致祭哭聲震野贈王謚忠惠五子長平章封王次
都元帥三及五俱平章四總管其貴顯殆人世所未有云
明江西盜起敕都御史林俊巡視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

昌賊首王五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
荆襄流民自永樂以來言者每以爲憂都御史原傑徧歷
諸郡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願附籍爲良民傑大會
湖陝河南撫按藩臬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
閑曠田地令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之經畫既定
乃薦鄧州守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克之復
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堪代已任上悉從
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帖然安堵論
者皆頌原公之功云

黃忠宣公福治交趾十九年視民如子戒郡邑吏專意撫
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宜用寬簡中朝士遷
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諸蠻欣
附仁宗登極召還交人號送不忍別宣德元年中官馬騏
激交趾反陳洽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出封親藩即日
召還敕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遂以工
部尚書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
曹不至此

嘉靖間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

按劔開門全活數萬前後擊敗倭斬俘甚衆尋擢兵備後
贈光祿卿

格言

陳嬰竇融錢鏐何真乘時險亂保障一方不敢自居效忠帝
室用能免民鋒鏑獲上寵眷豈非庇民效忠之所致哉英雄
早自覺悟棄罪立功移遊釜之餘生作勒鼎之忠義則才大
德大功多福多縱死忠死孝不猶愈於顯恩磔誅陰畏鬼哭
者乎

慈不掌兵為將固死法乎曰非也將以救民止暴戡亂定國
則生機在焉故能以生用殺則功無在將上者何也拋一死
救萬生視尋常行善固有不同若以殺用殺則罪亦無在將
上者何也敗則多殺已勝則多殺敵軍律不嚴則多殺無辜
皆主將責也古來希功取寵如衛霍名將莫善其後他可知
矣故遣將不可不慎將之遣屬又不可不慎

江適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論况百姓好
治而懼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饑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既煩其
賦緩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
求亂也當事者欲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歛

手以就斃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臣鑒錄卷九

勸部第三十九

虛公

事實二十三條
格言十二則

事實

周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漢諸葛亮為相集眾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嘗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

輕重故諸將用命反側之徒不敢有異志李平廖立廢徙
終身無怨言

晉羊祜為儀同三司表讓曰光祿李喜秉節高亮在公正色
李胤清亮簡素正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外
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何以塞天下之
望又封南城郡侯祜引留侯辭十萬謝之晉臣之稱和粹
者必曰羊祜

南北朝北魏陸馥政尚清平州中有德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
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發姦擿伏事無

不驗百姓以為神明後為太保子六人皆知名

宋文彥博為相時張貴妃有寵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御
史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彥博知益
州日造奇錦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
罷之帝怒甚將遠竄介介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死且不
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
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
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
厲蔡襄恐禍不測趨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自美德伏望

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介直聲動天下後文彥博與富弼同相朝士相慶於朝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中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歷英神哲三宗位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封潞國公任將相五十年名聞中外雖窮極富貴而謙下接物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壽九十二歐陽文忠公修初以范仲淹事件呂文靖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罷相歐始被進擢時呂公著爲通判有

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文忠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又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文忠陳爲首相文忠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文忠草制制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貴以遠嫌處事執忠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歐陽文忠公在頰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其子棊讀而臥聽之至藩鎮傳序嗟賞曰若皆如此其筆力亦何可及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稚圭嘗嘆曰屢百歐陽修何敢望韓

公

包孝肅剛直不屬僚屬有所關白多面折之至於所言中
理亦未嘗不怡然而改由是人皆服之
龐籍爲七閩轉運使虛懷延訪惟恐民隱不得上聞凡僚
屬有所關白苟有利於民卽文書已行亦追而改之
范純仁嘗與司馬光論事不合後朝廷治司馬黨韓維以
執政日與光不合得免於禍或勸純仁借韓維爲例庶可
免也純仁曰吾昔與光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解
免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乎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具牒欲送府爲
同舍勸解久乃釋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不用勘案
決臀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分判私決人孝
壽卽令追之旣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如此秀才
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
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
者當時莫不稱其敏

胡朝穎爲嘉興判時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寘諸法遺書
鄭云以天子之命吏擬宰相之家臣罪當避位清之以書

聞上上喜曰得命佳士矣
程明道作令常書視民如傷四字語人云顥每日常有愧
於此

孟珙在軍中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
謁士遊客老校退卒皆以恩意撫接唯建旗鼓臨將吏容
色凜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孔翊爲洛陽縣令置火庭前凡有囑托之書皆投之於火
曰縣官與民最近宦途多有所托從之則民受害不從則
未免招尤惟書至不開卽投之火則在我不知爲何事而

在彼亦不至見忤也曲直從民公斷有法何至以私廢哉
子孫皆成進士

余玠城釣魚山爲蜀都屏藩初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
武材見玠屏人語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
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
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
官之詔璉權知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
城成蜀始可守

詹體仁字元善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已盡

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明王忠肅公翺掌銓衡進退人才必察其實抑僥倖杜請託

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

給事中王昂劾吏部尚書楊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楊

上章自劾而保留昂上不聽謫昂為休寧縣丞到任期日

轉應天推官王不避權貴楊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

王文恪公整修蘇州志眾欲請楊君謙王以君謙謠啄不

欲與之同局姑蘇志成文恪遣使送之楊方櫛沐不暇抽

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文恪以為狂不

足較也一日晤楊問前語楊曰今府志修於本朝當以蘇

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楊

之精識

魏恭簡答王起亨云讀來書似猶以舊事芥蒂願開拓萬

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間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

滅何常之有

葛守禮為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病當罷葛請

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司何自忘也葛曰此邊吏去省

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司何可

使小吏受枉冢宰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耶此可謂賢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若

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顏若

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

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

雅量

格言

張南軒曰為政先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

弱豈非好事往往從此受錯須如明鏡妍自妍醜自醜何

預吾事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

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歐陽文忠公修好賢樂善常以平心為難彭中丞思永好學

不倦嘗語人曰吾不為他學自幼即學平心

范純仁言於司馬光曰願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

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

或問張無垢當官臨事如何答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

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辛潤好酒常攜罍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曰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酒可簇衣可斂學問事功豈必自己出哉多聞從多見識是學問之簇斂也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斂也訑訑拒人欲廣業建功難矣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廼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薛文清云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唯以義相接則可與之合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先儒論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則太狹而無以自容矣又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薛文清云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否并審度時宜而處之斯能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縱使即

能去惡亦已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
無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薛文清云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萬事不能碍心之虛又云水
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惟
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壽而人之貧
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若能克去有已之病
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壽夭皆如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
便與萬物為一體矣又云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
以是知克已最難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已效驗

怒既累德亦復傷生欲令當境和平須在平時仁愛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
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
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要訣

臣鑒錄卷九
勸部第四十
恬尚
事實五十八條
格言十五則

臣鑒錄卷九

勸部第四十

恬尚
事實五十八條
格言十五則

事實

周顏蠲臨淄隱士嘗言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

車晚食以當肉蘇軾謂其能巧於處窮矣

楚王將金百鎰聘於陵子仲其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

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

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

先生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為人灌園
 漢張良佐高帝定天下謝病辟穀嘗曰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耳

周黨字伯况代州人散千金產賑其宗族游學長安三聘
 乃就陞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賜帛四十匹隱居澗
 池

法真太守雄子也有高節扶風太守請見真幅巾詣之欲
 署真功曹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

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臺佟字孝威隱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
 不就刺史執贄見之謂佟曰孝威居身甚苦佟曰佟幸得
 保全性命存神養和何苦之有如使君奉宣詔書日夕休
 惕庶事乃為苦耳遂去終隱不見

韓康字伯休采藥名山賣以自給口不二價者二十年有
 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若豈韓伯休耶乃不
 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逃名而為市中女子所知何用隱為
 乃遯入霸陵山中使者奉詔造康強之康不得已辭安車

自乘柴車往亭長方修道奉徵君而康柴車至亭長奪其牛既乃知其徵君也使者欲治奪牛罪康曰自老子與之何罪既就道乃從車後逃去

龔勝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歸太后優禮而遣之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後有人見福於會稽爲吳市門卒云莽既篡漢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强致之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莽居攝後皆以病免官歸鄉臥不出戶莽召陳咸爲掌寇

大夫咸謝病不應二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猶用漢臘曰吾先人豈知王氏臘乎貞諒之節數子有焉

西漢之末有鄭樸子真嚴遵君平樸居谷口耕於巖石之下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出遵隱成都市以小筮導人依著龜別是非邪正使人歸於信順日裁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著書十餘萬言杜陵李疆爲益州牧喜謂楊雄曰吾得嚴君平矣雄曰是可以禮見不可以位絀也疆猶欲辭之及至蜀見之莫測其高遠乃不敢言薦辟事又

有李仲元者以公車徵留別親戚卒不言出處事夷猶而歸楊雄以為百世之師也

蔣詡字元卿西安人嘗於竹下開三徑唯故人求仲羊仲日與之游

周礬汝南人居貧養母儉薄讀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始就孝廉之舉和帝初令三邑有惠政以母老棄官歸母卒毀垣廬墓教授常千人公府三辟有道慨然曰吾親歿矣從物役何為遂不應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龐德公襄陽人刺史劉表累召不赴乃造訪之龐公耕隴上妻饁於前表問曰先生不肯官何以為子孫計公曰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耳遂携妻子隱鹿門山下

晉城陽太守梁柳之官梁為皇甫士安從姑子或勸士安餞之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居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腐菜今作郡而餞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豈屬古人之道

是非吾心所安

戴逵字安道少博學善屬文不樂仕進以琴書自娛太宰
武陵王晞召鼓琴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琴門伶人
哉徙居會稽剡山

沈麟士武康人有高尚之志居貧手織簾口誦書元嘉末
以抄書至都下歷觀四部畢歎曰古人何人希之則是耳
遂歸隱吳興守張永欲請為功曹麟士笑曰君欲識渾沌
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縱寧蹈東海不受此黥劓也

周顒清貧終日蔬食王儉謂顒曰卿山居何所食對曰赤

米白鹽綠葵紫筍文惠太子問顒菜中何味最勝答曰春

初早韭冬末晚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子
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
競之地

陶潛為彭澤令在官八十日即解印綬去世號靖節先生
史謂潛榮利不易其守聲味不累其真所謂激清風於來
葉者也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郝詵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停
驂臨水久之乃去

齊王冏執政張翰因秋風起思蓴羹鱸膾即引去顧榮執
翰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未幾齊王冏被
殺二子皆免於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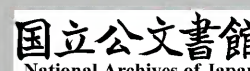
南何點字子皙尚之孫或駕柴車或躡草履隨意所適必醉
歸人謂之通隱梁帝賜以鹿皮巾召見引入華林園詔拜
常侍點以手持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遂辭去

王晞字朗叔齊并州司馬孝昭帝欲拜為侍中力辭曰非
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人稱方外司馬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讀書萬卷齊高祖引為諸王傅未
幾挂冠神武門卜築句曲自號華陽隱居梁武帝徵之不
出有大事必就咨訪人謂之山中宰相謚貞白先生

韋夏字敬遠杜陵人雅性恬淡前後徵辟皆不應日以琴
書自娛超然物外周文帝高其風節賜號逍遙公敕有司
日給河東酒一升

陸夸高邑人安貧博學少與崔浩善浩為司徒奏徵夸中
秘以疾辭州邑強之出不得已入京浩留宿數日惟譚叙



平生絕不及朝事浩每欲諷之拜官竟莫能發一語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引言無不行顧愷之獨不降意嘗曰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已守道若妄意僥倖徒喪所守耳

北齊魏愷曲陽人以青州長史召不就顯祖怒曰何物漢子故逆我命問愷死與長史孰優愷云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也顯祖大奇之

隋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慷慨有大志上太平十二策不見用隱居河汾從游者千計楊素雅重之勸之出曰幸

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可以供饘粥讀書譚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著中說謚文中子

韋世康授絳州刺史性恬淡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嘗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唐張祐字承吉交河人以詩名重於朝慕曲阿地古遂種樹築室家焉後知南海罷歸但載羅浮石不治生產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眉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楊於陵有志節韓滉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竒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婿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以女妻之累官至御史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以婦翁權方重不欲進取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

宋邵雍范陽人游學洛下富弼司馬光治第留之偏其室曰

安樂窩且則焚香燕坐隨時酌酒三四甌微曛則已春秋出遊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童孺皆驩然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好事者別作一室如雍所居以待其至署曰行窩卒謚康節

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問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管師復龍泉人善詩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塲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賜爵不受人稱臥雲子

蘇庠澧人以詩著蘇軾比之李青蓮累薦不起徙居丹陽
秦檜欲召見笑曰吾老矣不忍販賣雲壑卒年八十餘號
後湖居士
陳恭公執中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
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
後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

郭延卿隱居水南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少與張文
定呂文穆游張呂相繼作相薦之於朝得職官不肯就時
錢文僖惟演爲留守謝絳爲通判尹洙爲掌書記歐陽修

爲推官皆一時文行之士慕其爲人一日屏騎從同謁延
卿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較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
辭至晚吏報申牌府吏牙甲羅列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
官而從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留守相公也延卿曰
不圖今日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公辭歸延卿送之曰某老
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
旣而歎曰此人視富貴爲何等事乎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
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

和氣不敢做過當事

歐陽文忠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
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
一居士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鐫削簡儉有
不能飽者補外則加料幾倍無不厭飽或問故曰人進退
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子者吾欲居中則勞且不足
在外則逸而有餘則處吾左右者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
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僖因問言朝方倚重
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文忠曰歐陽修平生名節爲後生
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唐肅與丁謂爲友宅又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
州北或詢之對曰謂入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
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譚世勣爲翰林正字時蔡京得政其子攸提舉史館諂之
者皆得越次陞擢獨世勣竟日編書澹如也六年不遷
劉十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築室環堵之間不語不出者

三十餘年徽宗聞其名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財貨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蘇翁藝圃織屨爲活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

致之帥漕密物色焉皆云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致公共濟大業因出函幣簞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之則扃戶闔然排闥入視書

幣不啓而翁已遁矣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
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飯甚懽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
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一着師川
有慙色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
鬚赤脚纔三四人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
起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
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

赦唐突明月清風

吳淵任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曰君國器也開化新
置尉欲以處君淵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史爲之改容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
臂自云令我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呂徽之居山中一日羣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惟草
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
耳因問先生何在答曰溪上捕魚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
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翌旦復躡

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明鄭曉字淡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
桑麻時雨或時供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

名卿

楊守陳爲侍講一官十六年有權貴欲援之者使所親諭
意却之曰吾猶娶婦也今老矣豈白首而改志耶又語徐
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數合而喜與賓客
酣讌行不里許而喜游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
年新貴人獨以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况已索

然矣

林英以引年致仕貌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
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不留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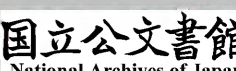
章楓山懋考績北上遂乞解官時冢宰尹旻慰留之曰不
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章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
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
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某之求
退正宜也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爲冢宰欲强起之王辭曰豈有

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格言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
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為毒甚
矣要當以一味藥解此曰淡
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
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煩形勿極而兼之以
氣可得長年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

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
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溟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
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
不樂之有
范淳夫嘗語李方叔云李文正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
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
不去
天薄我以福吾厚其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逸其心以補



之天阨我以遇吾達其道以通之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
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
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歷其境
意適於中者不能道也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
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溫袍者
固自若也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
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猶以爲不足不

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猶以爲不
足不知汚尊坏飲者固自適也惟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
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歲月
易邁狂迷不復死而後已悲夫

嗜欲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似嚼蠟故久
宦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澹然相求久而不厭

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有
味哉其言之也蓋君子學求爲已者也故憂樂超於所遇之

外

謝良佐曰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陞遷我我自有命在由此言觀之乃知今人紛紛爭進取者在費閒工夫在用心力矣信得命真自然養得氣不折挫何待干求哉

司馬溫公請告歸洛嘗賦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翁公當熙寧間神宗眷禮日隆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吾輩可以知所自處矣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潭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况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譚是淵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壓倒卽前頭有無窮進步地

矣
馬遠公云天地偏以巖壑雲樹娛天下之幽人逸士非富貴
人所可染指散吏逐臣猶可竊取一二吾輩未肯爲幽人但
一日游覽亦一日清福余當年雖在都下風塵中日與西山
一段秀異之氣脉脉還往無論清游香碧諸山別有趣味卽
燕市園林中多有高樹坐挹深綠便覺不同一日同澹真坐
一小園李花爛熳如雪照人酌小樓上望西山翠尖欲滴因
謂澹真曰金門亦有滄洲耶

臣鑒錄卷九

勸部第四十一

恭慎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三則

勸事實

周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
以魯國驕士我文王子武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猶恐失
天下士戒之哉子無以魯國驕士
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子曰孔子聖人之後其祖正

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在孔子乎子必師事之

漢張湯杜周俱漢武帝時酷吏而湯子安世篤行霍光以朝無舊臣用爲右將軍光祿勳光薨魏相言張安世事武帝三十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請尊爲大將軍帝從之安世深辭弗能得遂柄國政以謹密自周每決大畫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使吏之丞相府問

焉大臣不知其與議也每匿人過失務從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天子甚親信之薨謚敬侯子孫襲爵相繼爲侍中建武中曾孫純歷位大司空封武始侯

金日磾少輸黃門養馬武帝行觀焉後宮羅列日磾獨不敢仰視帝心異之知爲休屠王太子後益親任兩子皆帝弄兒兒壯不謹日磾撲殺之以狀聞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皆不敢近上欲納其女爲後宮堅謝不敢後受顧命同大將軍輔少主以功名終

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極
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益親之慶後爲丞相上嘗問慶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其醇謹類此
孔光事成帝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時有所言
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
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何樹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
不泄如是

馬援字文淵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

吾欲汝曹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
言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
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如此言者
施衿結佩申父母之戒欲汝曹不忘之耳
管寧偶晨起對北櫛髮忽矍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敢褻
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

三 曹丕禁錮宗王法旣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
聞獨北海王袞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
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袞聞大

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晉劉超字世瑜臨沂人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專掌文檄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

隋張乾威字元敬性恭謹文帝時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

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帝甚嘉之

唐婁師德爲相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人雖唾我面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按師德之言使生當盛世誠爲恭而無禮而自武后亂朝酷吏羅織朝士蹈

刑辟者不可勝數而師德恭儉忠樸爲將相五十年獨能以功名終然後知先賢之語其操心危而慮患深矣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宋王文正公旦登第歷秩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畏懼何可賀也及爲朝鮮使自禁中乘輅車出都門百官餞送交口稱公榮遇公曰吾何益於國但覺反側不安耳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重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袂衣無害也

元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其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慙服

明夏忠靖公與蹇文定公同飲於所契之家夜歸直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

公之盛德雖在緣事納忠而其本則由於敬慎爾
楊文定公溥謙謹小心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
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亦必衣冠
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解衣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
在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爽列左右豈
敢不敬

孝宗朝或獻戰車之法曾大司空鑑入朝上問戰車可行
乎鑑叩首曰容臣查究三問對如初左右爲戰慄鑑不色
動及退上謂侍臣曰曾尚書至誠他人孰不支離妄對
晉陵大旱郡守曾某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日有一老人
挾傘進西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昧且遣
人伺之果得其人曾延以隆禮懇其祈禱老者悚懼辭謝
曾告以夢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
火焚四圍積薪以候至三日天忽大雨頃刻水深尺許曾
禮之因問老者此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
生平唯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出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
穢濁三光耳曾厚贈之不受而去

格言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回對曰鴻鵠
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
席其皮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
嗚呼世之忘偃僂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如成回者幾何
人哉

諸葛亮遠謀宏識為一代之英而其出師表不過曰先帝知
臣謹慎而已然則為人臣者可以不慎哉

薛文清公云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

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勸部第四十二

勸部第四十二

事

孔子觀於周廟有欽器焉問其義對曰是為石罍之類也

然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安有滿而不覆者乎

問持滿有道乎曰持滿之道難而損之曰損之有道乎

曰高而益之滿而損之損而益之損而益之損而益之

損而益之損而益之損而益之損而益之損而益之

格言

取問學於子路三年而後益甚子路問其故曰對曰
 飛神天豈不高哉猶繳尚得而加之虛物之極人尚食其肉
 而其皮夫大為
 易取世之志無他之恭肆便其
 人哉
 而為亮遠謀宏識為一代之英而其用師表不過曰之而
 其言事是不阿雖愈顯其
 其言事是不阿雖愈顯其

臣鑒錄卷九

勸部第四十二

撝謙 事實二十三條
格言十則

事實

周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守者曰是為右座之器孔子曰

吾聞右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使子路取水試之

果然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安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

問持滿有道乎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曰損之有道乎孔

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

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
惟至德者能之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曰
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晏嬰相齊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秉大蓋策駟馬意氣
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不
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
下者今子身長七尺爲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
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乃薦其

御爲大夫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
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
知臣不肖使臣膺吏民之任人盡來賀子獨後弔豈有說
乎老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
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
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志益小
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文伯自外歸其母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降

堦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
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練絕左右顧無可使結
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
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
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
二聖一賢者皆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
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之少而位之卑
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謝罪於是
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游處者皆黃髮兒齒也文伯

引衽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漢于定國字曼倩元帝初拜相封西平侯生平謙厚雅重士
身為列卿尚迎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庭中公卿盡會立王
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釋之為吾結鞮釋之跪而結之
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
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使結
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晉王述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

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轉頭問左右去未答云已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魏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

南北朝北魏賈思伯傾身下士或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服其言

唐王守和與人無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幃幌之屬盡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爲最上帝善之賜以帛

李光顏以大功致高位愛女未字幕僚謂其必選門閥之婿光顏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事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吾女匹也超三五階軍職

厚與金帛可耳

宋曹彬性謙厚位兼將相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或白事必冠而後見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外非臣所聞固問之唯薦轉運使沈倫廉謹可爲帥而已蜀兵亂帝責王全斌等黷貨殺降王仁瞻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自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裳又能戰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爲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勸

懲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能伸其志哉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

呂公著當文靖公秉政時自書舖中投應舉家狀敝衣寒

驢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去問書舖家知是呂廷平
方共驚嘆

狄武襄公青爲真定副帥一日宴集劉易與坐易素踈傲
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不絕口
俄又擲樽俎而起武襄意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
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矣重天不令又爾其以謝
謝上蔡見伊川因問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
得一箇矜字仔細簡點將來病痛全在這裏伊川點頭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願

見者每思閭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
存齋在家

元歐陽元歸鄉省墓交謁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
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則以其人亦嘗謁
見故答其意耳

明李文達公賢每以盈滿爲懼取毛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
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其
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中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
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倖正風紀皆公之力

王襄敏公以旂居鄉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為法

尚書韓邦問為王守仁父執守仁事之甚謹冬至節赴公所稱賀守仁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忽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守仁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守仁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偃然以前輩自居守仁歆然不以伯爵自重厚道兩足徵云

格言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聖人亦是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天若棄絕人則有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教導人則有橫逆者以鍊其心

太虛真人曰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叵生於我此學道之大行也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所能也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之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

人實利己之根基

王文成云今人疾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陳繼儒曰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又云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貌似衛太子與誑得富貴者腰斬之

南北朝北魏高謙之字道讓孝昌中爲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心腹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唐張巡南陽人嘗見于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曰未

熟耳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漢書盡卷不錯一字作文操筆立就未嘗起草守睢陽時士卒及州人父老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柳公綽行部袁州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咸服其明

裴琰之爲同州尉刺史李崇義以年少忽之會有積案數百命吏趣琰之省決一日而具崇義歎曰此霹靂手也

宋毛經爲開封戶曹一日方與客對奕尹以疑獄就令決問客請罷局經曰決事奕棋兩不相礙呼二吏讀欵甫畢奕

勝而事立剖尹嘆異薦之於朝
周敦頤爲分寧主簿有疑獄久不決頤至一訊立辯邑人
驚嘆曰老吏不若也後知南昌民相慶曰是能辯分寧獄
者吾屬得神君矣豪強斂跡

范仲淹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羌
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子純祐年方弱冠與將卒錯處
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張詠知杭州民有子與壻訟家賞者壻言舅臨終子纔三
歲遺命令異日三分付子壻得其七詠曰汝婦翁智人也

以七與子子死矣亟命三給壻七給子時頌其明決

張詠再任成都忽夜分時城北門有中使人至請鑰開門
既入見公謂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西否川中兩經兵寇差
詠來定亂今中貴夜分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切幹
當中使曰銜命往峨嵋燒香公曰待要斬後奏先奏後
斬耶中使悚惕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却令
出西北門宿來早入衙下榜子云奉敕往峨嵋山燒香內
侍省王某參公判榜子云既嚙王命不敢奉留請於小南
門出其嚴正敏決如此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職官譖本州幕掾姦利事
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詢無是事職官慚懼伏罪蔡
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
自是無敢譖毀者

張忠定行軍凡軍士被傷者先錄其功獲首級者次之段
倫曰學士真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用命破賊者皆中
傷被體何暇剪首級耶於是軍情大愜相顧踴躍

杜祁公衍不信佛法每對客輒嘲張文定之佞佛醫人有
朱姓者出入於二公門一日祁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

了不卽往旣至公大怒曰楞嚴爲何等書耶吾但知有孔
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畢卽索餘軸不覺遠盡
十卷乃大笑曰果竒書也因拉朱醫同謁文定責其不早
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旣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
公自此遂若有得

胡廷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
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孝可代汝姑受責
以私醋律笞之

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舉子行囊漏稅庠曰舉子裝孰無

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治僕罪

明劉少保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

以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

父讐孝則安在

成化初兩廣蠻寇亂韓襄毅公雍討之會議進取或請分

軍感之入廣西賊可破雍曰不然夫藤峽爲賊藪諸軍不

先潰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

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

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

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矣遂督兵分

道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里老儒生數百人跪持香曰我

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再生願爲三軍先雍顧左

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手

足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

之斬其藤改爲斷藤峽刻石紀功而還

世宗初登極御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勳徂

落等語侍臣皆警惕顧徐云堯是時已百二十歲矣衆心

始安

張潮當嘉靖初南郊創造園丘都御史汪鉉請概遷禁垣
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而止潮上疏曰垣南一里
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
溥疏下執政者謂褻穢園丘匪宜潮曰在園丘似褻然天
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旨罷遷

格言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
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人物以范文正公爲

第一

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中十有九錯
還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臣鑒錄卷十
 勸部第四十四
 勤勞
 事實十四條
 格言五則
 事實
 漢耿弇討張步攻拔臨菑據之步兵攻臨菑光武自將兵往
 救未至陳俊謂弇曰寇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
 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
 耶出兵大戰復大破之上至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

臣鑒錄卷十

勸部第四十四

勤勞

事實十四條
格言五則

事實

漢耿弇討張步攻拔臨菑據之步兵攻臨菑光武自將兵往

救未至陳俊謂弇曰寇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

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

耶出兵大戰復大破之上至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

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封弁爲列侯後耿氏累葉俱以功名終

諸葛亮軍渭水南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勤勞王事遂沒於軍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真不食其言矣

晉陶侃守廣州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也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終日歛膝危坐間外事罔有遺漏遠近

書疏莫不手答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搏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有饋送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若非理所得則訶辱之還其所饋常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不能勞力而反賊人稻耶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嘗造船竹頭木屑悉令收掌之後遇積

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代釘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南北朝

蕭憺為荊州刺史江水敗隄憺率將吏冒雨修築雨大水

壯或請少避之憺曰王尊欲以身塞河我獨何心哉言畢

而水退隄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

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朝政軍旅之事諮稟

百端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聽口酌事悉瞻舉嘗白

劉裕曰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

以負公

北齊王叡盛暑監築長城有送冰者叡曰三軍皆飲温泉

吾何忍獨進寒冰遂至消液軍中感勵

唐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

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廳前桐樹群鳥翔集耀卿

以鳥鳴為出廳之候呼為報曉鳥

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嘗乏乃自耕百畝於是士卒皆不勸

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宋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

少事煩以為戒光曰生歿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

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大事

歐陽修與客談論惟言政事張舜民惟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堪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曲直大都以直為曲以曲為直違法徇情減親害勢無所不有每自嘆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至大從可知也從此誓心遇事加謹今已三十餘年矣人必以我為翰墨致身以吾自觀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力耳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

有所欺常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

明夏忠靖公治水役夫五十萬公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去曰

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張蓋

曾泉謫典史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棉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積麥穀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完通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
張需守霸州見民游食者多每里列戶置簿計其男女大

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及紡績之具徧曉示之暇則
下鄉至其戶按簿驗之缺者必罰於是民無游惰不三年
俱有恒產畿內蝗災捕之有法魏驥巡至其部異之下其
法於諸郡

格言

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
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
力作夜則甘寢故淫心無從而生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
不嚮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

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呂
成公曰主靜則悠遠自強則堅實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
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空糜人
君祿賜也常見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試用多無所
濟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
之危保俸祿之厚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役
使之勞故難以應世經務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陶侃恭勤明敏衆事檢

攝無遺夫不勤不慎而可以崇身集事者未之前聞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又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如必譏下壺之非泰責機汜以釋恭此後進之頽風非先輩之令軌也

韓魏公判淄川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為顯職公獨滯筦庫處之自若處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勤勞如此真宰相器也士無問為高官不為高官委吏乘田卽一日之職務但求職務內生出精彩莫於官爵上先討便宜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勸部第四十五
 興利事實二則
 周魏文侯使李悝為上地守悝作畫地力之教國以富强又
 以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善平糴者上熟糴三而舍
 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小饑則發下熟之
 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歛民皆
 仰給焉

皇鑑錄卷十

勸部第四十五

興利

事實二十五條
格言二則

事實

周魏文侯使李悝為上地守悝作畫地力之教國以富强又
 以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善平糴者上熟糴三而舍
 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小饑則發下熟之
 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歛民皆
 仰給焉

秦李冰蜀郡守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疏二江灌田沃野千里號爲陸海蜀人賴之
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其處故曰代田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衛颯桂陽守先是含涯滇陽曲江諸縣去郡遠者或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撥棹名曰傳役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置驛於是役者勞息流移復還境內在郡十年清素如一日

召信臣歷官零陵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出入阡陌勸農種植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禁婚喪奢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游敖不田作者輒斥罷之治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第一徵爲少府元始中詔祀百辟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信臣應詔遂立廟祀春秋
晉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綏懷遠近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軍無百日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南朝周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預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帝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

唐王遵字子貢為鄭令濬陂溉田民食其利號曰子貢陂

李泌為杭州刺史郡苦鹵水不可食泌引湖流入城鑿六井大為民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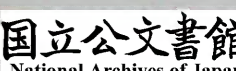
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

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唯晏為首後來者皆從其法度

宋歐陽修知潁州歲凶奏免黃河夫役得全者萬餘家修陂溉田民賴其利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為絹百萬匹云

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



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汪綱知蘭谿歲苦旱勸富民濬治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民賴以蘇

莆田一寺建大塔工費巨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歛於富豪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耳

高斌知唐州土曠人寡歷五代至宋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斌至相視田原大募兩河流民計口受田增戶一萬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給田三萬一千二百二十有八於是山林蓁莽之地悉變爲良田

學士張綸爲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道太湖以灌民田復歲租米六十萬斛

魯有開初知確山興廢陂以灌民田凡數千頃程師魯知晉州凡汾晉諸州山各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灑而爲渠闢田一千餘頃

王濟初主龍溪簿縣有陂塘綿亘數十里先爲大姓輸課獨專其利王至悉均以溉民田由是一邑無愆亢之患苗時中初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廢苗至請發卒疏導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盡成沃壤

蘇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築長堤種柳其上民受其利名其堤爲蘇公堤云

吳玠爲四川宣撫使與金人對壘者十年常苦遠餉勞民於是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軍興不匱

元張文謙爲大司農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由是野無曠土奏開藉田祭先農先蠶上從之

明楊廷和初宦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再歸捐建坊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全活數萬後歸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三善興焉

格言

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今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招集游民給以農

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爲衣食之源請
救撫按用心勸課一請於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
濬旣可與水利以灌農田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疏入詔
下有司
燕齊之地不講於水利旱則赤地水則澇溢民無兼歲之蓄
召信臣治水之法不可倣而行之乎閩南力到山頭而兩廣
地不盡利江西苦粟賤金貴而山東至無梁食予吏其地者
用心區畫大有造也

臣鑒錄卷十

勸部第四十六

除害 事實十二條
格言一則

事實

周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歛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視
良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
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我亦往送豹至
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至豹
曰是女不好煩巫姬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卽令吏抱巫姬

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趨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可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漢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大豪許仲孫以奸猾亂吏治二千石苦之翁歸下車卽論棄仲孫市一郡股票以高第入守右扶風

蘇章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守章行部至設酒甚懽守

自慰曰我有二天矣章曰今日與故人飲者私恩明日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正其賊罪

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王渙字稚子爲温令縣多巨猾渙以計悉擒之四境清肅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

唐李國貞治軍嚴明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斬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黃巢將亂汴州功德山妖僧能紙上畫神散入人家令人疾苦又作甲兵騰踐居人不安贈金作法則患立除趨術者甚衆滑州一僧亦與此同公私患之王鎮在滑臺乃托祈禳啓道場延僧數千并牒汴州功德山一行徒衆赴之

分選為首者入於公衙餘悉散赴遂拷訊之皆黃巢之黨欲以二州應賊於是誅其首妖一境帖然

韓愈為潮州刺史問民疾苦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愈作文驅之是夕風雷大震鱷魚西徙六十里民賴以安

宋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曾鞏知明州問疾苦鋤強暴每日為人害者不去民安得

寧

明文林為永嘉令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克貢文曰梨何濟於民使歲以為例其能堪乎俾悉伐其樹

尹見心為縣令縣之河中生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識水性者一人往量其長短作一杉木桶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澗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

格言

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古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臣鑒錄卷十
 勸部第四十七
 和衷
 事實二十條
 格言三則
 事實
 周蘭相如完璧歸趙又廷叱秦王更擊缶趙大振於是相如
 位上卿在廉頗右頗曰吾見相如必廷辱之相如每稱病
 不與爭列望見輒引避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夫以秦王
 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
 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臣鑒錄卷十

勸部第四十七

和衷
事實二十條
格言三則

事實

周蘭相如完璧歸趙又廷叱秦王更擊缶趙大振於是相如

位上卿在廉頗右頗曰吾見相如必廷辱之相如每稱病

不與爭列望見輒引避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夫以秦王

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

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漢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言與周勃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後遂誅諸呂定漢社稷

魏相定陶人元康中執政削霍氏權白去副封以防壅蔽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稱賢相者必曰丙魏云相後封高平侯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之復忿欲手劔恂恂知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酒饌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後雄薦馮置常坐臧舉遂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晉趙宣子進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

雄悅謝天下益以此賢之

陸遜爲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吳主權聞之謂遜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卒破蜀師

唐杜如晦杜陵人少英爽以風節自命房元齡嘗薦之秦王曰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舍此人莫可共者王曰非公言我幾失之田表留幕府後與房並相世稱元齡善謀如晦善斷云

盧懷慎與姚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又表薦宋璟李傑等上深納其言宋臣司馬光稱其休休有容信矣

狄梁公仁傑爲并州法曹參軍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梁公曰彼母如此豈可使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李司馬不協因謂之曰狄公如此吾輩能不自愧乎遂相輯睦

李泌初拜相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讐言所善

者率已顯達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
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
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
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

宋曹武惠王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
言請按軍法因責右驍衛將軍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
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
許朝謁士論歎服

龐莊敏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

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後爲西羌所敗
殺一副將朝廷詰責莊敏遂落使相龐默不發一語溫公
守闕三上書乞獨坐時人兩賢之

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
手云希文國家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
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許異同任大事者當若此

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相得懽甚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所
論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又
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論鐘律則反復相非

終身不能相一君子謂二公之同非苟同也
趙汴判泗州州守昏不視事監司欲罷之抃左右其政守
卒以最聞

司門郎中王繕維州人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肅簡公宗
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
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
緡錢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
給以干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祿祿經生仕無
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

及免君年少有志節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并得
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王由是
沈困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
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待殿中仁宗目魯曰豈卿耶魯遽
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宗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
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各郡
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

王吉爲都監從征劉旰吉謹愿寡言狀若無能動輒爲同
列詬斥吉不問唯盡力王事竟能破賊遷統制

明永樂中三殿災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都院大臣上命大臣與言官俱跪午門對證日將午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何如衆皆紛然詎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悅遂兩宥之或尤夏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

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少衆皆嘆服

門達怙寵中傷李賢上曰去李賢行專用彭時內侍傳旨報彭公公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遂至此因謝內侍曰若李公去時亦不得獨留語頗聞於上公又力辨其誣賢事竟雪

三楊議棄交趾蹇義及夏原吉之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從命擇人使交趾蹇義薦伏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蹇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楊士奇云何

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竟不遣蹇亦不以楊夏爲異已

格言

諸葛武侯相蜀開誠心集忠益下教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必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又曰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我之闕此可謂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趙康靖公槩初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閣槩重厚寡言修

頗輕之及修以其甥穢事連逮上怒獄急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羣臣莫敢言槩獨慨然上疏曰歐陽修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污讟臣與修蹤跡義踈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司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革除殆盡至罷催役復差役人情未協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太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知少

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如此

...

...

...

...

臣鑒錄卷十

勸部第四十八

石交

事實四十三條
格言十一則

事實

周管仲嘗曰吾昔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

愚知我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見逐鮑叔不以我為

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

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漢桓典字公雅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舉孝廉爲郎會國相王吉被誅故舊莫敢問者典棄官收歛負土成墳立祠而去後拜御史常乘驄馬出入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獻帝卽位封關內侯

公孫穆遊太學無資糧廼變服傭作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梓曰之間

范式字巨卿與汝陽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並遊太學後告

歸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刻期日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去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郵元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與元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耶元伯曰二子我生友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巨卿我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寤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探其墓日往赴之未及

期而喪已發將窆而柩不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
遂停柩移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
巨卿也既至叩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與此別因
執紼而引柩柩乃前式遂留止塚次爲修墳樹然後去
朱暉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
把其臂曰欲以妻子相託朱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
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
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張君嘗有
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徐穉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炙雞絮酒萬里赴
弔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歿穉往會葬無資自致賣磨鏡
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孔北海融與蔡中郎邕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中郎
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建武中徵范升爲博士范升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守
呂羗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德學深明臣不及也臣
知恭羗之學不能引達誠慙負無以立於世夫誦而不言
不可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羗上不許而愈嘉其賢

後升爲出妻所告論死楊政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傍草
間望駕至持章叩頭白升寃且曰升三娶僅一子今適三
歲孤之可哀虎賁懼驚乘輿引箭射不退旌頭刃之傷骨
又不退上爲下尺一出升如范升楊政可謂爵位相先患
難相死者矣

三國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後求交於吳質質辭之遼
一日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相孤如此吳質曰古人之交
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
也武伯南身爲雄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口今以睚眦之

恨反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
復與周好如故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之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
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
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晉向雄爲郡主簿事太守王經經死難雄哭之盡哀以鍾會
辟爲都官從事會死殯殮而瘞之晉主昭召責之曰曩者
王經死卿哭之東市我不問鍾會叛逆又輒收葬令相容
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是時豈

問功罪哉今王誅行矣雄感義收葬法正於上教弘於下
何必讐枯骨捐之中野爲他日仁賢之資乎
紀瞻與陸機兄弟善機亡有幼女瞻治裝厚嫁之不異已
劉弘撫荊州值陳敏叛於江東弘遣陶侃討之或以侃與
敏有舊侃聞遣子洪詣弘自固弘曰匹夫之交猶不負本
心况丈夫乎表洪爲參軍遣之侃果破降敏
近者曇遷乃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

南北朝

釋曇遷與范蔚宗遊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

曰卿著宋書勿遺此人

唐王義方爲晉王參軍魏徵欲妻以姪女王堅辭之及徵卒
乃娶人問故曰初避宰相今感知已也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死荆襄間臨歿泣曰人
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
瘞路左去歲餘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哭求諸野忽
沸起波中道琮曰尸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尸還中路宿
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厚德生死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
尋擢明經

李白少時偕友人遊洞庭友人病死因權殯於湖側踰年
來啓視白躬爲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必携遂丐
貸營葬鄂城

劉鄴爲李德裕所知使諸子共學後舉進士傷德裕抱誣
死海上乃具狀白寃復李官爵世高其義

劉禹錫以尚書郎謫播州柳宗元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且有老親在安能俱往將請於朝願以柳州易播州
卽重得罪無恨也會有以夢得事白上者遂改連州
楊憑爲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劾之貶臨賀尉及行獨徐晦

送至藍田故相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
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
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歎其長厚未
幾李實簡請晦爲監察且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由
是知名

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弟王起典文衡欲舉敏中第一嫌
其與賀拔甚爲友密令所知喻意令絕之旣而拔甚造門
左右給以他往敏中躍出見賀曰吾可以一第負素交耶
遂不得首舉宣宗朝拜相

李勉京兆人少孤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革出橐金曰幸君以此爲我殯餘則君自取之既殯密致餘金棺下後悉付其家勉官至宰相

閻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後嘗舉家病死唯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聞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長試向敞問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取還孫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同途赴試共一席一氈每謁客更相

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驢韓爲負一箱持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後韓亦登第仕皆至參政

田畫與鄒浩善元符間畫監廣利門浩除言官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譴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

劉貢父生平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面言之王安石用事諸人承順不及惟貢父屢面言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安石亦敬服之

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學元興早世裔緒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俸濟之又為訓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子孝經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相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橫文

山受命日即藏其首火屍拾骨置積南行付其家安葬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已而果至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立廷禮姓名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即以妻簪珥為償不令家人知之

元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以浙西幕史奉卜顏平章檄轉餉鄂聞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是役會飲於蘄意氣相合即以此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汙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

子章手緘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來謁日子章不
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欲啓囊
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
恙也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明年事竣還坐丹陽驛門要
束朱二氏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
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束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
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江陰王逢詩曰
春肥羊采石酒君爲玉昆吾金友夜談接膝晝握手乾坤
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漠漠篷窓簞

燈照囊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浪泊銀鷓鴣杜若
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遊無故人

張可與李仲方鮮于伯機同仕於朝旣而張除浙省郎中
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於杭權甚李卒於
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吾輩若不爲之經
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爲何
如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卽從善也
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總管張後官至
中書左丞

魏澤

明魏澤有學行與方孝孺友善孝孺遇難澤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以故方氏有遺胤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澤之力也

楊榮從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驂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翌日幼孜謁上奏之上嘉榮之義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獨非友耶何以不顧而去也

雍泰字世隆為宣府巡撫歸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

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雍泰乃不忘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毳毯背隻鷄持瓢酒至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

王紳子稔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欲與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坐逮繫獄文皇特宥之稔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梁禔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同年陳汝同可托孤子女梁病篤汝同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汝同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陳經紀之至冒

謗毀始終如一

李獻吉與張主事鳳翔同舉於鄉張天歿獻吉疏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客死殯殮咸資友朋其母妻孤兒不免凍餒乞依近時李崙孔琦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母妻之身得請如例

吳廷舉字獻臣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僕役盡死吳日為煮藥餌飲之負登廁一晝夜十數反玘既瘥與同舉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獻臣也

湛甘泉霍渭厓同為南部尚書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二公同社友也相見之禮序齒不序爵途中相遇與之並行後鄧死湛霍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

吳寬及第時有同鄉友賀其榮卒於京邸吳殮之家人俱製服命子為答客禮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孟昭熟視令人引進語友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令人詢姓名果然即出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辭去孟昭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

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卿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廣東寇亂汪一清被掠見獲一婦至則同學友人妻也因
結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汚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
前矣賊因同閉之一室晨昏相對匝月始得贖回
汪文輝就試友人墮馬死同列以試迫俱去汪獨留殯之
比至試畢人皆以爲迂後三年汪遂聯捷

格言

淳熙中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時楊彥瞻以工部
侍郎守衢爲立雙元坊以書致之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

昔有及第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
如堵墻旣而闔門賀焉宗族賀焉媼友賀焉至怙讐者亦如
恥戴媿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扁鏞遠引若避寇然因怪
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
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貴暮富之想
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兼弁者有之庇奸
慝把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
隣日以促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
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摩

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如是而
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坊之建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
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
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而遠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
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兩坊之建可以無媿矣今得雋
南宮者皆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
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世謂彥瞻實有以發之
范敦夫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賢於已者處
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與剛直人居心存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
受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諛過莫予警
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
攻藥石可以長年

陳繼儒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
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袁氏世範云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
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
雖終身與人交游可也

王文成云凡朋友間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已皆是病處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蔣善曰今之友朋相嘲往往談論閨閫之隱播訐夫婦之私彼此互爲笑樂萬一變故時寄託同處其何以使此心不亂而終事無忝乎

古人白水結盟終身不渝今世投膠比契轉眼相忘安居硯席幸笑語之慇懃變起參商遂落井而下石貧賤時指天誓日富貴至抗眼掀眉生死便見交情患難全無實用慕勢者勢失而踈爲利者利盡而絕末俗偷薄交道淪亡肆謗之風比比而是安得起古人於地下而與之共談交道也哉詩不云乎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唯當今石交可與賢達論朋友易合者到利害之際都不得力其落落難合者到利害之際反有得力處

王鳳洲云博奕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
道義之交可以常存

入對游以博奕之不齊和當今不交不與貴賤備

在平器也味大八中或道新言深平或林卦亦與乘更禁

其真而與交梓賦古大於此平而與之共知交與也若特不

其大而與為味博博而歸末卻歸戴交與命丁報然之風

其真而與交梓賦古大於此平而與之共知交與也若特不

其大而與為味博博而歸末卻歸戴交與命丁報然之風



文化茂展

